



奸相祸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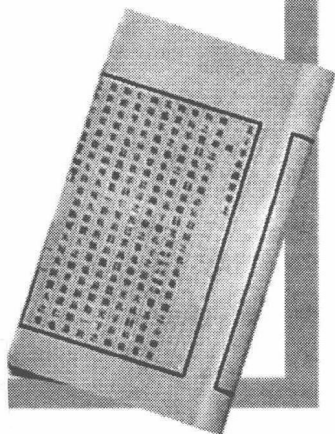
远 方 出 版 社

B259.9
23

新厚黑学全书

奸相祸国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 一 祸国殃民的吴国宰相伯嚭 (1)
- 受贿通越 (1)
- 祸国殃民 (3)
- 国破身亡 (6)
- 二 指鹿为马的秦国丞相赵高 (9)
- 篡改遗诏 扶立庸主 (9)
- 残害忠良 排除异己 (13)
- 弑君夺位 不得善终 (17)
- 三 先厚后黑的西汉“宰衡”王莽 (22)
- 匿情杀子 求取“人望” (22)
- “大义灭亲” 再杀亲子 (25)
- 毒杀皇帝 自立为君 (32)
- 四 残暴不仁的东汉宰相董卓 (37)
- 割据凉州 拥兵观变 (37)
- 擅自废立 独揽朝政 (44)
- 惨无人道 两京变乱 (50)
- 众叛亲离 死有余辜 (57)
- 五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魏武王曹操 (65)
-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65)



	挟天子以令诸侯	(71)
	东征西讨 逐鹿中原	(73)
	唯才是举 倡兴文学	(78)
	“天命在吾” 溢魏武王	(82)
六	专权跋扈的东吴宰辅孙峻、孙琳	(85)
	诛除权臣	(85)
	专权废立	(86)
	恶贯满盈	(89)
七	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	(92)
	趋炎附势 窃居相位	(92)
	排斥贤相 独揽大权	(96)
	堵塞言路 欺上瞒下	(102)
	嫉贤妒能 固宠保位	(105)
	大兴冤狱 残杀异己	(112)
	李杨争权 身败名裂	(119)
八	四度入相的唐朝宰辅崔胤	(126)
	四次拜相的“崔四入”	(126)
	尽诛宦官 助纣为虐	(128)
	自作孽不可活	(130)
九	丹青高手、六贼之首北宋大奸相蔡京	(132)
	投机钻营 窃取相位	(132)
	四任国相 独揽朝政	(138)
	欺世盗名 搜刮民财	(146)
	“丰、亨、豫、大”穷奢极欲	(149)
	罢相遭贬 罪有应得	(154)
十	投“皇”所好的太监宰相童贯	(157)
十一	似道无道的蟋蟀宰相贾似道	(164)



十二	沦为乞丐的清词宰相严嵩	(179)
	曲折沉浮 思谋腾达	(179)
	曲媚逢迎 位极人臣	(182)
	精心筹划 只等机会	(183)
	敛金夺位 杀人如麻	(190)
	“长城”任毁 生灵涂炭	(194)
	乞讨为食 下场可悲	(198)
十三	千古第一卖国贼秦桧	(204)
	见风使舵 被俘降金	(204)
	南归充奸 谋取相位	(209)
	再谋相位 无耻受降	(216)
	葬送北伐 冤杀岳飞	(222)
	为所欲为 欲盖弥彰	(233)
	东窗事发 死有余辜	(237)
十四	梦吃日月的辽太师乙辛	(242)
十五	饕残恣恶的明朝宰辅马士英	(251)
十六	富匹清国的大奸巨蠹——和珅	(265)
	应对机敏 初蒙圣眷	(265)
	青云直上 权倾朝野	(267)
	弄权纳贿 蠹国病民	(273)
	和珅跌倒 嘉庆吃饱	(277)
十七	镇压“维新”的清宫走狗荣禄	(285)
	投靠慈禧	(285)
	战降之策	(292)
十八	窃国大盗袁世凯	(296)
	崭露头角	(296)
	卖党邀功	(299)



东山再起.....	(302)
窃国大盗.....	(304)
死有余辜.....	(307)



一 祸国殃民的吴国宰相伯嚭

伯嚭 (pǐ)，春秋晚期人，出身于楚国一个贵族家庭，后因家难逃仕于吴，得到吴王宠信，屡有升迁，直至宰辅。伯嚭为人，好大喜功，贪财好色，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内残忠臣，外通敌国，使吴国在吴越争雄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丧失有利时机，逐渐走向衰败。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休养生息，终于东山再起，一举灭吴，史称“三千越甲可吞吴”。在这场戏剧性的历史较量中，伯嚭是一个举足轻重、至为关键却又极不光彩的人物。

受贿通越

公元前 496 年，吴王阖闾因为攻楚时相邻的越国常来袭击骚扰，心中恼怒，便下令伐越。越王勾践迎击，双方战于檇李 (zuìlǐ，今浙江嘉兴西南)，勾践“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军围观，军心涣散，越军乘势攻吴，大败吴军，吴王阖闾脚趾受伤，军队退却 7 里。

不久，吴王阖闾病伤而死，太子夫差继立为王，任命伯嚭为太宰。太宰，掌管王家内外事务，因为与王室联系紧密，所以很有权势，易受宠信。夫差为报父仇，大力整饬军旅，积极备战。公元前 494 年，夫差见时机成熟，就调遣了全国的军队，以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取太湖水道攻打越国，双方激战于夫椒 (今江苏太湖中洞庭西山)。吴军耻丧先王，誓死图报，夫差更是亲立船头，秉枹击鼓，全军勇气倍增。恰好北风大起，波涛汹



涌，吴军大舰顺流扬帆而下，俱用强弓劲弩，箭如飞蝗。越兵迎风，无法抵敌，大败而走。越王勾践率剩余力量退保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

在这危急关头，大夫文种向勾践献谋：“吴国太宰伯嚭，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同朝却志趣不合。吴王敬畏子胥而亲信伯嚭。若能私下以财色结其欢心，使其言于吴王，则和议事成。”勾践听从文种的计策，立刻派人在内宫挑选美女八名，连同白璧二十双，黄金千镒，让文种夜间到伯嚭营中求见。

伯嚭起初听说文种求见，并没在意。可是当他的随从禀告他说文种是携重礼而来时，立即下令召见。等文种进到营中，伯嚭又“倨坐以对”，神色傲慢。文种跪着致词道：“寡君勾践，年幼无知，开罪吴王，如今愿作吴臣，又恐吴王不受，故遣文种来拜见太宰，望太宰能在吴王面前美言。”说着，将礼单呈上。伯嚭内心欢喜，外表却又假装正经道：“越国旦暮且破，越国所有的财富还怕不全归属吴国吗？你们仅仅用这点礼物，休想收买我。”文种明白他贪心不足，便以攻为守道：“越兵虽败，但还存有几千精兵，仍可力战，即使战败，越国也会焚烧库藏，君臣投奔楚国，吴国又能得到什么呢？即使吴国得到越国的财富，大半也会收入王宫，太宰又能得到什么呢？”接着，文种又点明议和后对伯嚭的好处：“若和议事成，越王并非委身于吴王，而是委身于太宰。那么越国所有贡献，都先经过太宰，再进入王宫，那太宰就可独揽越国的财富了。”

一席话说得伯嚭心满意足，于是以宾主之礼待文种，第二天一早又引文种入见夫差。夫差初始大怒，认为先王之仇不可不报，后在伯嚭的一再鼓动下，终于答应吴越议和。伍子胥心忧越国不灭，迟早为吴之祸患，劝谏夫差道：“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勾践贤君，种、蠡良臣，若返国，将为乱。”可是夫差不听，最

终“用太宰嚭计，与越平”。

文种求和事成，回到越国。越王勾践随即入吴称臣，以作人质。勾践到了吴国，首先就派大夫范蠡求见吴太宰伯嚭，又以金帛女子进献。伯嚭“欣然纳之”，并一口应承保许勾践安然返还越国。此后伯嚭又私下以食物相馈赠，使勾践的生活不致困顿。同时，伯嚭处心积虑，想说服夫差早日放勾践回国。一日，伯嚭趁与夫差独在时，进言道：“臣闻‘无德不复’，大王仁慈，加恩于越，越定有厚报，不如早日放越王回国，愿大王早日决断。”夫差答应，伯嚭立即将此消息传与勾践。不料子胥听说夫差将赦放勾践，急忙入见，以诤言相谏，喻以桀、纣亡国的先例，夫差有所醒悟，复有杀勾践之意，不巧此时夫差身染寒疾，认为“禳灾宜作福事”，勾践因而暂免一死。

三个月后，夫差之病还未痊愈，勾践从范蠡计，主动请求探视。伯嚭亲作引路人，将勾践带到夫差榻前。勾践忍辱含羞，“取夫差之粪跪而尝之”，并假意祈祷夫差病体早日康复。夫差大为感动，伯嚭乘机在一旁盛赞勾践的忠诚，并促成夫差许诺，放勾践回还越国。

待夫差病好，设宴款待勾践。子胥见吴王忘仇待敌，心中忿然，拂衣而出。伯嚭见机，谗言于吴王道：“‘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大王行仁爱事，仁者宜留，不仁者宜去，子胥离席，是自觉惭愧吧。”夫差点头称是。宴后三日，夫差送勾践归国。伯嚭受越国的贿赂，以自己的贪佞为吴国的灭亡伏下了祸根。

祸国殃民

勾践得回越国后，以文种治国政，以范蠡治军旅，他自己则“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又推行“舍其愆令，轻其征赋”，“裕其众庶”的政策，使得“其民殷众，以



多甲兵”。勾践还优礼下士，招揽各地人才。这样，经过“十年生聚”，越国实力大增。

而吴王夫差将勾践放回国后，并没注意到勾践在国内休养生息、励精图治，而只是看到勾践表面上恭敬如常，又加上太宰伯嚭“既数受越贿，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夫差也就失去了对越国的防备之心，而逐渐耽于享乐。

一日，夫差问伯嚭何地可以广筑宫室，寻欢作乐。伯嚭投主所好，建议夫差重建姑苏台，聚集歌童舞女，以尽人间之欢。夫差欣然采纳，越国文种听说此事，立刻通过伯嚭进献良木给夫差，表面上是表示忠诚，实质上是想让吴国因修宫室而内耗民力。果然，夫差得到良木后，大兴土木，弄得吴国劳民伤财，民怨四起。文种又向勾践献计，将绝色女子西施通过伯嚭进献吴王，使他荒于国事。伯嚭当然乐于做双方的好人，以图中饱私囊。而吴王夫差也从此沉迷酒色，荒淫无度。

不久，越国谷物歉收，文种又建议勾践向吴王借粮，一来济国内之急，二来抽空吴国的储粮。勾践便派文种用重金贿赂伯嚭，伯嚭就同文种一起拜见吴王夫差。文种保证借粮后第二年丰收之时及时奉还。夫差不顾子胥的阻拦，答应借粮。第二年，越国谷粮丰收，却用文种的计谋，选择了精粟，煮熟了还给吴王。夫差见其谷种粗大，还以为越国真守信义，下令将粟种分发给国民种植，结果当然是颗粒无收。次年吴国大闹饥荒，夫差还以为水土不同的缘故。

吴国自从胜越之后，以为从此可无后顾之忧，便一心想到中原去和齐晋一比高下。公元前485年，吴派大夫徐承率水师从海上攻齐，不能得利。次年吴又发“九郡之兵”，与鲁军联合，大举攻齐。伍子胥规劝道：“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打算有所作为；此人不死，必为吴国祸害，现在吴国有越国，正如一个人



有心腹疾病一样，如果大王不先对付越国，而去打齐国的主意，不是错误吗？”吴王没有听从，仍进攻齐国，在艾陵（今山东省淄博市西南）大败齐军，杀死齐军主帅国书，并慑服邹、鲁两国国君而回国。这样，吴王越来越不相信伍子胥的谋划了。

又过了四年，吴王又要向北攻打齐国。越王勾践率领军队帮助吴王，又用重金奉献太宰嚭。伯嚭于是更加尽心替越国讲话，吴王也总是信从伯嚭之言，将要攻齐时，子胥劝谏道：“越国是心腹之患，现在却听信它的虚伪诡诈的花言巧语去贪图齐国，攻破齐国好像得到一片石田，没有用得着的地方。并且《盘庚之诰》说：‘有颠倒礼法，不遵上命的，就割除、灭绝它，使它不再遗传、繁衍，不要让它在这城邑里留种。’这就是商朝所以兴盛的原因。希望大王放弃齐国，而先考虑越国，如果不这样，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

然而，此时吴王夫差已是对伯嚭言听计从，而对子胥早生厌恶之心，故并不听从。伯嚭便向夫差密奏道：“不如派伍子胥去齐国约战，在战术中侮辱齐国，借齐国的愤怒杀掉子胥。”夫差遂派子胥至齐国约战，子胥自料吴国必亡，便私带其子任封入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齐简公洞晓吴王意图，敬子胥忠臣，便盛情款待了子胥，放他回国，也使吴国内部忠奸自攻，减弱实力。

伯嚭“既与子胥有隙”，便乘机在吴王面前说子胥的坏话：“伍子胥强硬凶暴，缺少恩德，猜忌狠毒，他的怨恨恐怕会酿成大祸害呢。前次大王想要攻打齐国，伍子胥认为不行，但大王终于进攻齐国并取得重大胜利。伍子胥因为自己的计策没被采用而感到羞耻，竟反而产生埋怨情绪。现在大王又要再次进攻齐国，伍子胥专擅执拗，强行劝谏，败坏毁谤大王的事业，只不过是希望吴国失败来证明自己的计策高明罢了。如今大王亲自出马，调



动全国兵力攻打齐国，而伍子胥的劝谏未被采纳，他因此装病推辞不去。大王不能不有所戒备，这要兴起祸端是不难的。况且我派人暗中察看，他出使齐国，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他作为臣下，在国内不得志，在国外依靠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任用，常常郁闷埋怨，希望大王及早谋划这件事。”

吴王听后，觉得有理，“乃使使赐伍子胥属镂之剑”，令子胥自裁。伍子胥接剑仰天太息说：“唉！说人坏话的小人伯嚭作乱，大王反而要诛杀我。我使你的父亲称霸，当你还没有被确定为王位继承人时，公子们争夺太子的位置，我拼死在先王面前力争，差一点没有成功。你被立为太子后，原想把吴国分一部分给我，我却不奢。然而现在你却听信谄媚小人的坏话来杀害长辈。”说罢，嘱咐门客“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人灭吴也”，于是自刭而死。吴王听说子胥的遗言，大发雷霆，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制的袋子，让它在江里飘浮，吴国人怜悯子胥，替他在江边设立祠堂，命名为胥山（今江苏省吴县西南）。

子胥被赐死后，伯嚭位进相国。从此昏君奸相更加骄肆，而吴国上空灭亡的阴影也就越来越浓了。

国破身亡

吴王杀了伍子胥后，就进攻齐国。齐国姓鲍的大臣杀死他们的国君悼公而立阳生，吴王想要讨伐齐国的叛乱分子，没有取得胜利就离开了。以后两年，吴王召集鲁国和卫国的国君在橐皋（今安徽省巢县西北拓皋镇）相会。为进一步称霸，吴王又发兵在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并开凿河道，使长江、淮水连结起来，辟出一条通向齐鲁的水道，准备与中原之国会盟。公元前482年，夫差与晋、鲁等国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在会上，



吴与晋争作霸主，晋由于国内内乱未止，不敢与吴力争，吴夺得霸主地位。

然而，吴王夫差为参加黄池之会，称霸天下，竟率精锐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越王勾践见机不可失，乃率大军袭击吴国。勾践亲自督阵，范蠡、泄庸两翼呼啸而至，势如风雨。吴军老弱，根本没有战斗力，而越国是多年练就的精兵，弓弩剑戟，十分劲利，又积数年之耻，人人奋勇，以致大败吴师，杀死吴太子。此时吴王夫差正在黄池与诸侯争论，连日不休；忽然有使者来报：“越兵入吴，杀太子，焚姑苏台，吴军危急。”夫差大惊，伯嚭拔剑，砍杀使者，夫差惊问为何，伯嚭强作镇定，答道：“不知虚实，留下使者泄漏风声，于争霸不便。”夫差心惊胆战，记挂都城，却又不敢泄漏半丝惧色。等会盟结束，夫差立即班师回国相救。途中告急报告不断，吴军将士记念家人安危，心胆俱碎，加上远行疲惫，全无斗志，与越军交战，一触即溃。夫差忧急交加，喝斥伯嚭道：“你保证越王不会反叛，故听从你的建议放还越王，如今之事，你必须给我去向越王请成和议。否则，杀子胥的剑当用来杀你。”

伯嚭强忍恐慌，硬着头皮来到越王军前求和，礼数全同以前越王臣服之时。勾践见当时还未到完全灭掉吴国的时机，又考虑到吴国业已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便许成和议。

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探知吴王自越兵退后，仍旧荒迷声色，不理朝政，加上连年凶荒，民心积怨，于是再次发起大军伐吴。夫差见越国再次大兵压境，更加恐惧。此时伯嚭托称有病不出，夫差便另派使者作罪臣状去见越王，乞求和议。勾践心中不忍，准备答应和议，范蠡立刻反对道：“大王隐忍二十年，为什么就要功成时又要放弃呢？”于是越王勾践拒绝了吴使的求和，令越兵加紧攻城，不久就破城而入。夫差困于阳山，越王勾践准



备将夫差贬到甬东（越东都，甬江东也），“予百家居之”，夫差自叹：“孤老矣，不能事君王。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于是自刎而死。

越王勾践迫使夫差自杀后，进入姑苏城，上据吴王旧宫，百官称贺，伯嚭也在朝列中，自以为以前曾于勾践有周全照顾之功，因此面有得色，向勾践拜贺。勾践却因为他“不忠于君，而外受重贿，与己比周”，而令武士诛之。

对于伯嚭这位奸相，当时孔子的弟子子贡对他所作的评论是：“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纵观吴国由强盛转向荏弱亏虚、衰败破落的过程，伯嚭在其中充当了一个极端丑恶的角色。然而，奸人得志，昏庸当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与当时的时代条件、用人制度、政治结构及管理监督体制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二 指鹿为马的秦国丞相赵高

篡改遗诏 扶立庸主

赵高本是赵国的贵族之后，他的父亲是赵国君主的远房本家，因为犯罪，被施以官刑，其母受牵连沦为奴婢，赵高弟兄数人也因此而当上了太监。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秦灭赵，赵高被掳往秦国。秦始皇听说他身强力大，又精通法律，便提拔他为中车府令掌皇帝车舆，还让他教自己的少子胡亥判案断狱。由于赵高善于观言察色、逢迎献媚，因而很快就博得了秦始皇和胡亥的赏识和信任。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蒙毅按律要处他死刑，秦始皇却赦免了他并复其原职，由此不难看出秦始皇对赵高的偏爱，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位在自己眼中“敏于事”的宠臣，日后会成为断送大秦江山的祸首。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十月，年逾半百的始皇在第五次出巡的途中病倒了。虽然他一生都在寻求着长生不老的秘方且“恶言死”，但仍然无法抗拒生命的自然运作规律。随着病势一天天加重，秦始皇深知自己的大限已到，当务之急是赶快确定立储之事。他将二十几个儿子一一进行掂量，觉得胡亥虽然最得他的疼爱，但知子莫若父，此子昏庸无能，不成器；长子扶苏虽屡屡与自己政见不合，但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加上大将蒙恬的辅佐，无疑会是一位贤能的君王。况且，依照嫡长子继承制也应该传位于他。当下始皇不再犹豫，召来兼管着皇帝符玺和发布命令诸事的赵高，让他代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



时扶苏正监军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始皇命他将军事托付给蒙恬，赶回咸阳主持丧事。这实际上已确认了他继承者的身份。诏书封好后，始皇吩咐赵高火速派使者发出，岂料老奸巨滑的赵高假意允诺着，暗中却扣压了遗诏。

原来，这赵高在赵秦两国任事多年，早已谙熟了宫廷权力之争的残酷。他明白，一旦扶苏当上了皇帝，自己必定会受到冷落和排挤，所以，这道遗诏对自己是极为不利的。唯有扶立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胡亥，才有可能保证自己日后的地位。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在赵高的脑海中逐步形成了。

七月丙寅，秦始皇驾崩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丞相李斯鉴于皇上死于宫外而太子又未确立，害怕天下人知道真相后大乱起来，也担心秦始皇的诸多儿子纷纷起来争夺皇位，于是封锁了消息，将棺材置于辒辌车（古代可以卧的车，有窗户，闭之则温，开之则凉，后也用作丧车）内，队伍所经之处，进献食物、百官奏事一切如故。因此当时除了随行的胡亥、赵高和五六名宠幸之臣知晓始皇已逝外，其余的人均被蒙在鼓里。

一天傍晚，车队停下住宿。赵高觉得时机已到，便带着扣压的遗诏来见胡亥，劝他取而代之：“而今大权全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手中，希望公子早作打算。”胡亥早就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只是碍于忠孝仁义而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听赵高一番贴心之语，蓄蕴已久的野心不禁蠢蠢欲动起来，但仍还有些犹豫，叹息道：“父皇病逝的消息还没有诏示天下，怎么好就去麻烦丞相呢？”赵高早已摸透了他的心思，胸有成竹地说：“公子不必再瞻前顾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事没有丞相的支持不行，臣愿替公子去与丞相谋划。”胡亥正求之不得，立即答应了。

李斯是秦朝开国元老之一。他跟随始皇多年，协助始皇统一



天下，治理国家，因而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赵高看出：只有争取到李斯，篡位之事才有可能成功。为此，他颇费了一番心计。赵高了解到李斯本出身布衣，正是因为不堪卑贱穷困才效命于秦始皇，而今虽然位居三公，享尽荣华富贵，但依然时时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唯恐有一天眼前的一切会化为泡影。于是，他决定抓住李斯这个性格弱点发动进攻。

赵高径直找到李斯，有恃无恐地对他坦言：“皇上驾崩一事，外人无从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及符玺也在我那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与高一句话，丞相看着办吧！”

李斯大惊，听出了他想篡诏改立的意图。当下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斯本来出身低微，幸得皇上提拔，才有今日的显贵。皇上现今将天下存亡安危托付给你我，怎么能够辜负他呢！”

赵高是何等奸滑之人，见正面游说无效，便一转话锋，问道：“丞相，依你之见，在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这几方面，你与蒙恬将军谁强呢？”这句话正触到李斯的痛处，他沉默半晌，黯然地说：“不及也。”赵高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进一步试探道：“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厉害关系恐怕比高看得更清楚。大公子一旦即位，丞相之职必定落入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得善终吗？胡亥公子慈仁敦厚，实乃立嗣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度量度量。”

李斯此刻已心乱如麻，他太懂得失宠之臣是什么滋味了！而且，这也是他最害怕见到的。“万念私为首”，李斯当然也不例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向赵高妥协，仰天长叹一声，滴下泪来：“遭遇乱世，也只能以保身为重了！”赵高知计已成，欣喜若狂，马上与李斯合谋，假托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

